



王明洲

王明洲畫集
山水卷

河南美術出版社

王明洲畫集

山水卷



策 划：张基春 田 忠
责任编辑：赵小明 李菁华
装帧设计：卫 锦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王明洲画集. 山水卷 / 王明洲著. — 石家庄：河北美术出版社，2016.1

ISBN 978-7-5310-7083-2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山水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024527号

王明洲画集——山水卷

王明洲 主编

出 版：河北美术出版社
发 行：河北美术出版社
地 址：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
邮 编：050071
电 话：0311-87060677
网 址：<http://www.hebms.com>
制 版：石家庄披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：石家庄建东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：787×1092 1/8
印 张：22
印 数：1—1000
版 次：2016年1月第1版
印 次：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：280.00元

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

官方微博

质量服务承诺：如发现缺页、倒装等印制质量问题，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服务电话：0311-87060677



王明洲

字醉石，別署遺園主人、石竹齋主。

一九四二年生于河北深澤。畢業于北京畫院楊延文工作室。河北九皋畫院院長，北京三希堂簽約畫家，中國當代著名畫家。

其作品多次參加國內外展覽并獲獎出版。并載入《中國美術家辭典》《中國當代美術家人名錄》。

多件作品發表于《美術》《中國山水畫經典》《中國當代名家山水畫精選》《藝苑》《中國水墨》《全國第二屆中國畫作品集》等專業典集或期刊。

一九九七年應邀赴日本東京舉辦畫展，獲得隆重成功，得到日方藝術界人士的高度贊揚，其中八件作品被日本東京藝術館收藏。

胸中丘壑开生面 腕底烟云辟大荒

——读醉石先生山水画

明洲老兄长我八岁，亦师亦友，已五十年余。我们琴棋书画，朝夕聚首，相濡以沫，谊厚情深。

前几天，他突然说要出画集，嘱我作序。虽然他大部分作品我都很熟悉，但当他把近百幅山水画作都集中展现在我面前时，多年来惯看形形色色的画展、画集，业已疲惫和麻木的心灵，便再次受到猛烈撞击而深深震撼！

画家的生命年轮正是由这些莽莽苍苍的笔墨凝聚而成，它就像一幅幅心电图，传递着画家灵魂的微笑。

他以自己充实的心灵、敏锐的感悟、鲜明的个性、活泼的生命，挟勇迈凌云之气、挥超妙入神之笔，绘出清雄绝尘之华章！

明洲兄笔名醉石，别署遣园主人、石竹斋主。

笔名的由来，源于他平生酷爱奇石、名山。所谓「天地至精之气，结而为石，负土而出，虽一拳之多，而能蕴千岩之秀」，「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」。石头是一种寄托，一种象征，一种「生命图腾」，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。他从石头上不仅看到了自己，而且还看到了人，看到了他的人类兄弟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们共同创办深泽九皋书画院，经常一起写生、参观、游历名山大川。有一次我俩同上峨眉，登上金顶，遥望雪山云海，静听古刹梵钟，谈起生命的轮回。他无比感慨地说：「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，唯一可惜的是，那就意味着再也看不到大山啦！」

其一往情深，令人荡气回肠。

情之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今天，他的山水画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，源于他对石头、对山水这种具有哲学意味的爱情！他以至圣的名义把身心交给大山，使石头开口说话，使大山开口说话，天地万物也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，向着他的全身心发出微笑。

醉石先生的山水画秉太行王屋之骨，涵峨眉武当之韵，濡岱岳太华之养，奠定了他浑雄、苍凉、冷峻、空灵的北派山水风格。许多识者看了他的作品，无不交口称誉。许多作品尘封已久，但随着时间的淘洗，真正的精品水落石出，愈加光彩照人。「欲传春信息，不怕雪埋藏」。

清代书画家刘恕论太湖石的美学价值，巧妙的跟道德修养相联系：「嶙峋者取其凌厉，砢砢者取其雄伟，崭巖者取其卓特，透漏者取其空明，瘦削者取其劲勃。凌厉可以药靡，雄伟而卓特可以药懦，空明而劲勃可以药伪。」仔细研读醉石先生的画，深入研究其从艺经历，同样会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。

醉石先生自幼酷爱书画，自学成才。他虽没有「名家」、「名校」出身的高贵血统，却以毕生精力，「钻坚仰高，忘其疲劳，夕惕不息，仄不暇食」，他不趋时，不附势；不欲速，也不怠惰。直到现在，也依然在「衔枚疾走」。

米友仁论画云：「画之老境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着染，每静室僧趺，忘怀万虑，与碧虚寥廓同其流。」醉石先生画画也是如痴如醉，静如参禅。他常说，「只要一静下来，手就痒，特想画画」。我曾问他：「想画画是什么感觉」？他思忖良久，说：「很类似潜入水底想大口的呼吸」。在河北美术界颇受尊崇的画家素玉大姐曾说，「人家明洲，画起画来就不食人间烟火啦，天塌地陷、火烧眉

毛他也觉不出来。」

因醉石先生有在文化馆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经历，他曾广泛而深入地研究过几乎所有的画种，他对西画用功颇深，甚至连剪纸、木刻、建筑、雕塑和摄影都有涉猎。他深深懂得，犁深驾重的骆驼需要吃更多的草料。在文化馆工作期间，他曾长期主讲美术辅导班。深泽一个小县先后有数十名考生考取中央美院，他功不可没。

在他已决定把中国山水画作为主攻方向之后，仍然经常涉猎其他艺术门类摄取营养。他掌握的绘画「十八般武艺」紧密为其艺术构思服务。他以为，研究艺术过早的定向深入最容易产生审美偏见，而审美偏见源于认知局限。比之学院派重在「点」的深入，他的自学应是「面」的展开。

在醉石先生看来，书画传统就是一条浩浩汤汤、奔流不息的长河，学习传统应当寻根溯源，回归传统正脉。他一边认真临摹书法碑帖，如散氏盘、石门颂、爨宝子碑和六朝碑版，一边对范宽、巨然、王蒙、程邃、石溪、浙江、黄宾虹等山水画大师的诸家经典心摹手追。

他以为，当自己对于自然的认识和传统的积累都还不够的时候，不要奢谈什么创新，不可求脱过早。当你积累够了，就可以开始忘掉它，超越它。其实等你积累够了，你想想也忘不掉的，你要将它变成一种下意识、无意识。极尽法度，脱略规模，这正如金刚经所云：法，非法，非非法，法也。

醉石先生善于消化古人的经验，承继古人的文化精神而不流入表面技巧的模仿。因为他知道，真正的传统，不是那些前人总结的符号，而是驾驭那管毛笔，并以笔运气、以笔夺境、以笔写骨的精、气、神。

他沉进传统，是为了体味积淀在笔上的千百艺术家的生命人格。至于意境，至于皴法，更多地依赖画家在大自然中当下的直觉和创造，古人只能提供启迪。我们很难从他的笔法、皴法和墨法中看出具体的师门来历，但我们又非常清楚地知道，他的艺术是这个伟大传统的延续。

他从北宋山水格局中学那种扶摇九天以大观小的磅礴大气；从王蒙和石溪的笔墨中学苍茫深厚；从云林、浙江、黄宾虹的焦墨中学人格精神和画格的统一；从陈子庄、李可染、陆俨少等大师那儿，更多地学推陈出新的胆略与识见。

在整个创作过程之中，投入他最大精力的还是写生。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高原朔漠，到处踏遍了他的足迹，搜尽奇峰打草稿。对景写生，由景造境，虽得之于自然，必熔裁于心胸。他严格遵循「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」的创作方法，带着强烈的感情去感知审美对象，从而探索对象的诗意表现。

自然的灵气，人文的濡养，历史的沧桑，随着太行绝壁，塞外雄关，西岳奇峰……一一入其瓠中。他的写生稿画的极为精彩，妙就妙在它不是一个视觉流动中的空间，而是一个生命体验中的世界。

在艰苦、漫长的社会生活和艺术生涯中，他体会最深切的，莫过于灵魂的磨难，生命价值的虚幻。使他在旷日持久的自我压抑中形成一种隐忍顽强、朴拙迟重的心理特质，并由此直接影响着其山水画的艺术风格。

他深深感到，富于心理超度力的艺术可以成为一种自我救赎之舟——「月中

有桂，树创随合』。他从自己创造的体系之内，能够看到生命的绿色，听到人的欢乐和哭泣，感受到无所不在的挚爱，寻找到人类的生存之根。

一种由衷的对生命的感发、体验和赞美，一种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与品味。他把对自然、人生、社会的感触，变成了一种意识的投影。这种意识的变象使自然万物转化为意象，进而转换成山水画的韵律、节奏。形成他山水画苍凉峭拔、郁勃浑雄气象。他把创作作为自己激扬生命，抒发情感的过程，故王先生画画，令人有常看常新之感。

醉石先生从不重复自己的作品。以其无向来之神情，无偶得之兴会。他以为自我重复易熟，熟则易滑，而滑则必俗。一入俗路，便病入膏肓，万劫不复。

他深知，真正的艺术还要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。如沙中之金，如陈年老酒，岁月的风雨和历史的积淀使它们越来越显示出光彩和价值。他常说，『我的画宁愿让一个观众看一百遍，而不愿让一百个观众只看一遍。』

他非常反感在大庭广众之下作画。他以为，书画不是表演艺术，面对公众表演违背艺术规律。在他看来，作画的理想环境应是拂觞鸣琴，披图幽对，坐究四荒。或是月筛一帘，竹影婆娑，虫声唧唧——这里才能进入那如痴如醉、如梦如幻的境界之中。『载营抱魄，怀元执一』，思绪连接古今，心为所动，情为所感，此时舒纸弄翰，垒石叠泉，植树造林，排山架桥，有如宗炳『弹琴动操，欲令众山皆响』，何其快哉！

一幅山水画经典其要素很多，但是基本的一条就是笔墨。

多年来，醉石先生研究山水画一直是从书法的视界出发，注重线的质地、力度、韵律、内涵等深层美感的表现，把主观的感受及精神情感注入了线的表现之中，是情、境、意二者的有机结合。由于多年对金石书法的极力追求，他的书法极佳，笔力有一种金属般的品格，但惜书名被画名所掩。

戊子金秋，我们一行四位挚友上太行山边写生边采风，小住龙岩大峡谷三教河村，在山上看先生作画。

当他一拿起笔，整个太行山都静了下来。

如春蚕吐丝，如风卷残云，一幅焦墨山水顷刻间一挥而就。观其笔法，可见其下笔果断，掷地有声，点画凝重如出土的锈铁。顿笔后迅速弹起收力，其行笔速度极快，张弛有度而又使转自如，线的粗细变化明快爽利，这才真是写出来的点画！

先生命我题跋，我遂乘兴赋诗以志兴：

醉石先生画太行，挥锋洒落入混茫。胸中丘壑开生面，腕底烟云辟大荒。列嶽图成情未尽，飞泉写罢兴犹长。传神写照山如我，不做他人嫁衣裳。奋扫椽笔撼斗星，安排岩壑驻春风。流云渐放千峰碧，过雨斜收万涧红。天地消息孕情性，丹青意思证鸿蒙。老林茅舍烟霞里，我欲随君共消停。写到这里，醉石先生大呼：『同意，太好啦！』大家也兴奋异常，纷纷要立刻集资清雅小筑，卜居青山。多年过去，想来也是一段佳话。

现在，先生已届古稀之年，依然刻苦自学，博览群书，阅读量大的惊人。特别是退休以来，系统攻读多部古典文论、恶补哲学、美学专著，并写了大量的笔记。

黄宾虹自叙从艺经历时说：『六十岁之前画山水是先有丘壑再有笔墨，

六十岁之后先有笔墨再有丘壑』。他将这句话整整思考了十年，真可谓刻骨铭心。他以为之思维契机，对黄宾虹和齐白石衰年变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还从当代几位有所建树的画家身上进行了一番历时性考察。

他深深懂得，中国画片面追求笔墨的表现，往往使笔意系统趋向于符号化，从而解构形体，使山水画近乎于抽象绘画；片面追求真实的场景再现，又往往专注于形，从而消解超验的感悟能力，使作品流于作家气、工匠气。这类乎在钢丝上行走寻找平衡。

从这一认识出发，他脚跟立足于黄宾虹与李可染，眼角又瞄着张仃与崔振宽，洞察他们的失与得，判断自己的长与短，逐渐摸索出一条不同于古人、不同于今人、有别于故我的艺术之路。

从上世纪末，他行万里路，搜尽奇峰，强调写生，主张形神兼备形成的『灰调』绘画；到本世纪初，他从北京画院高研班进修之后，强调观念、高扬文化理性所形成的『黑调』绘画；再到近几年来，逐渐形成一种纯以勾勒加钉头皴、不设色晕染的焦墨山水，我们称之为『白调』绘画。有如孙过庭讲的学书三阶段：初学平正，务追险绝，复归平正。

但此决非简单的周而复始！

宋代禅宗大师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：参禅之初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禅有悟时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禅中彻悟，看山仍然山，看水仍然是水。在醉石先生的山水画创作生涯中，也经历着这脉络清晰的三重境界。

『绘事后素』。正是在这一批『白调』山水画里，才充分表现了醉石先生艺术心灵的极致。

完全以点线构成，铅华褪尽，大朴不雕。『各众善而自韬晦，行于简易闲淡之中』。大半生来的的渐修，终于证得如今的顿悟：虚空粉碎，始露全身！

其用笔，纵浪大化，放逸生奇，屏知识也；其造境，天荒地老，返幽入冥，参静因也；其立意，廓然无圣，当体即空，超圆觉也。

『无冥冥之志者，无昭昭之明；无昏昏之事者，无赫赫之功』。

醉石先生从不张扬自己是艺术家，他只知道用笔墨去一浇自己心中块垒。从孤独与压抑诸层挟裹的存在，到肯定生命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，作者把山水画视为生命价值的体验与发现，从中体悟岁月如歌，沧桑无语，生生不息，大化流行。

他明白，简单意义上的活着是『给生命以时间』，而从更高层次上实现精神的价值则是『给时间以生命』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在经历了青春的流逝之后，他的作品中依然搏动着的脉搏，吞吐着的青春气息，不啻为一种生命的终极胜利。

『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。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』。

如今的醉石兄，不仅有胸中丘壑腕底烟云，更有满园桃李神州芳菲。是山水、是画耶？抑或是人生、是山水耶？

量其福者沧海，形其寿者青山。是为序。

耕夫

2015年岁杪于钓雪山房

沉默無言
136cm x 30cm
2010年
設色紙本



沉默無言
吾心只碍白雪
從生看空也無人
回臥觀峰家亦忘
古人云夫畫者從於心也畫乃心印心之迹也游

我識東西南北氣
意入他神
仙霞佛地
於庚寅秋
詩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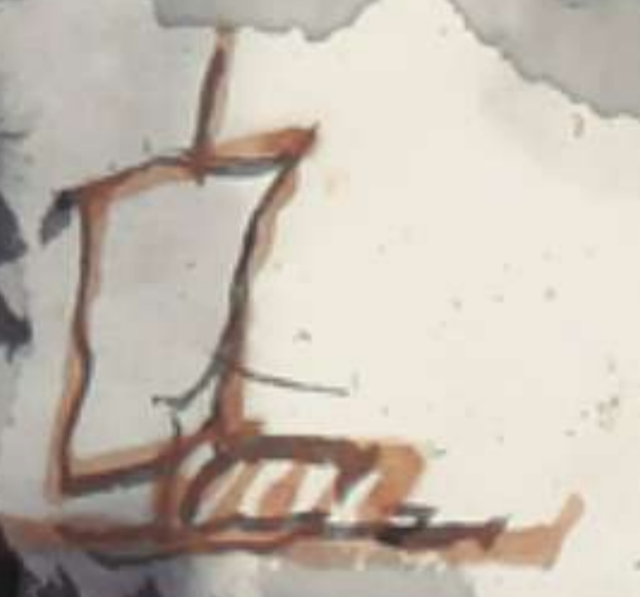
山色空濛雨亦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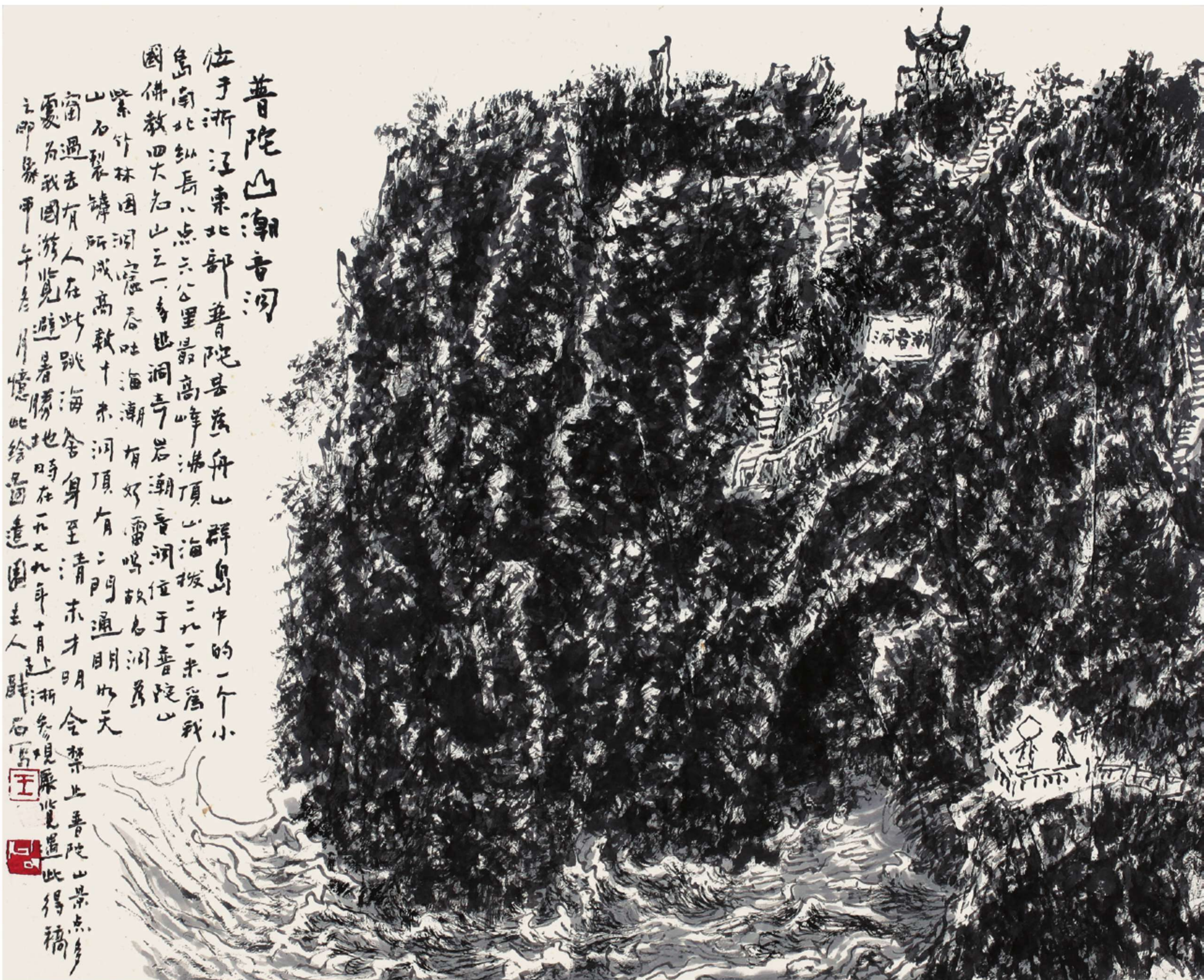
65cm × 65cm

2012年

設色紙本

色空雨奇在歲壬辰開歲試紙通月
濛亦





普陀山潮音洞
46cm x 56cm

2014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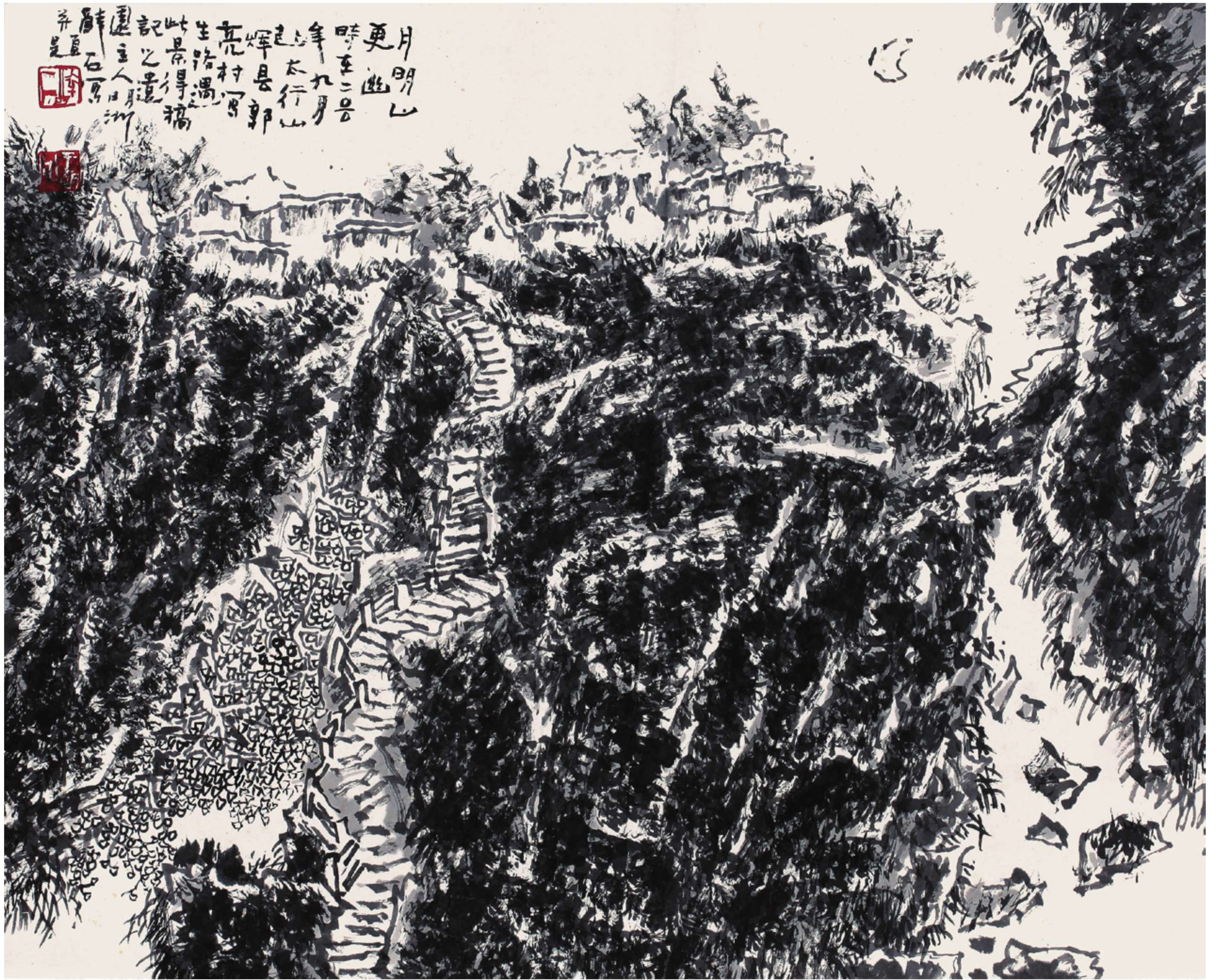
設色紙本

明月山更幽

46cm x 56cm

2010年

設色紙本



家園 高臺出聲



家園
88cm x 68cm
2003年
設色紙本

之記畫明感有生寫山行去赴秋初未祭 移漸雲塵落影果片一洋染風未秋前檐宮興逸林層透



憶太行

180cm × 227m

2015年

設色紙本

